

> 杂记

秋日野趣

□ 施利娜

入秋后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,冲走了连日来的暑气,打开窗,清凉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让人禁不住想即刻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,褪去满身被暑天浸透了的闷湿燥热。工作闲暇之余,我和家人开车直达郊外四河头湿地,开启了久违的户外野餐。

一路上,车辆川流不息,人们像约好了似的,纷纷走出家门。车窗外,绿树浓荫,徒骇河似一条蜿蜒的翠色玉带。远望去,河边已经像蘑菇一样,鼓起了各色天幕和帐篷。我们常去的那一块草地,已经被两个帐篷占据,找了好久,才找到一块地势平缓的空地。

在杂草和灌木稀疏的地方,我们停了车。老公忙着把后备箱里的水袋、无烟烧烤炉和食材箱搬下来。我和女儿扯起了军绿色的人字形天幕,牵着风绳,找合适的地方钉地钉。天幕撑起的那一刻,瞬间筑起一道清凉的屏障,凉意从草坡、河畔、芦苇丛轻拂而来,丝丝浸润全身,涤荡着每一个细胞。

老公架好烤炉,在炉底放上七八块黢黑的无烟炭,然后用长柄火柴点燃,炭火噼里啪啦地燃起来。我把在家精心穿好的鱼片、肉串、彩椒串,连同玉米段、土豆片、红薯片,五颜六色地摆上烤架,淋上一层油,翻烤一会儿,再撒上一层烧烤料。滋滋作响中,油脂滴滴答答地掉落下来,微焦的炭火味混着孜然辣椒的香气,丝丝缕缕地弥漫开来,口水禁不住直往外流。一家人围炉而坐,边翻烤,边说笑,美味与欢愉同时入口,连微风都染上了满足的味道。

吃完饭,收拾起烤炉,我煮上一壶清茶,拿起那本看了一半的书——《日子不慌不忙,我们来日方长》,享受起书页间的宁静时光。女儿则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,蹲在河边玩起了水,纤细的手指在水流里拨动着,水珠碎银般在指间跳跃。老公含笑走过去,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头,手腕一抖……石块便在水面欢快地跳起来,轻盈地击出三朵小小的水花才沉入河底。女儿不服气地嚷道:“我也会!”她顺手拿起一块石子,侧着身子一抛,竟也激起一串串水花。她兴奋地拍手跳了起来,声响惊动了芦苇丛中的水鸟,它们“扑棱棱”一声,惊碎了河面倒映的晚霞。

黄昏的光晕温柔地漫过地平线,蝉唱声声,蛙鸣阵阵,清风徐徐吹来,我们收拾行囊开车返程。车子沿着河边行驶,水面倒映着初上的点点灯火,远处的树丛和河水混成一片灰蓝色的薄雾,野餐的喧闹声,炉火的噼啪声,我们的说笑声,都沉入无边的暮色里。

生活本该如此,忙时有序,闲时有趣;在奔波与停驻间找到平衡,让平凡日子也能流淌出诗意。这或许就是朴实的生活智慧:既能紧握时光的缰绳,也懂得在秋天的晚风里,摊开掌心,看一片芦苇絮打着旋儿,慢慢悠悠地落下来。

> 闲话

庭院悠悠记忆长

□ 刘能燕

曾读作家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,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院子。虽然在作者眼中,院子是荒凉的,但却给了她难得的一段与祖父在一起的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。

我的老家也有一个院子,虽然它现在是荒凉的,因为十几年都无人居住,但它以前可是生机勃勃的,我童年一半的时光都是在这一方天地里度过的,它是属于我的“桃花源”。

我家坐北朝南,院子很大,南面和东面都是院子的覆盖地,院内有树,有菜地。父亲在门口空地与菜园之间垒起了一道一米多高的墙,防止菜园里的小动物没有“边界感”地往家里跑。

院子的东南角,有一棵粗壮的树,也不知道在那里矗立了多少年,反正打我记事时起,它就在那里了,但可以看出它风华正茂,每到夏天就枝繁叶茂,即使到了秋天,它的树叶也总能顽强地撑到最后。我喜欢这棵树,它是我儿时最可靠的伙伴。我时常爬到它的枝干上坐着,看看菜地里各种蔬菜的长势,观察不远处在池塘边钓鱼的人,或是张望水塘对岸的路上,有没有担货郎摇着拨浪鼓经过。

母亲担心我爬那么高会摔下来,就在这棵树的树干上挂了一根长绳,把绳子垂下来的两端系在装尿素肥的蛇皮袋上,变成了一个简易的秋千。我喜欢坐在秋千上,荡得很高,听树枝发出“咿咿呀呀”的声响,就像是在对我哼着欢快的小曲。但母亲不知道的是,趁她不在家,我还是喜欢爬上树,坐在树上,任由双脚在风中悠闲地晃荡,眼中俯瞰一切,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大侠。

墙那边的菜园,也是我经常探索的领域。我见证了那些瓜果蔬菜是如何一点点长大、成熟。比如,辣椒就是移植买来的小秧苗,花生就是把往年的花生粒撒在土里,还要给豇豆和黄瓜搭一些竹架,以免它们满地爬,下雨烂在土里。

在巡视菜地的时候,我如果看到了成熟的黄瓜,就会把它拧

下来,在衣服上蹭蹭,而后直接放进嘴里吃。我一边啃着黄瓜,一边在菜地里晃悠,扒拉扒拉菜叶找找蜻蜓、蝴蝶、蚂蚁等,好戏弄它们。那些蝴蝶一会儿飞到这儿,一会儿飞到那儿,我愣是拿它们没有办法。有时候我在想,它们或许也有点无聊,在逗我玩。原本想拿它们逗闷子的我,岂料被它们给逗了。不过躲在菜叶下的蚂蚁们,可就老实本分多了,看见我就躲,不敢招惹我,而抓不住蝴蝶的我,也只能在蚂蚁身上耍耍威风了。

有一次,我不明所以地被辣椒苗上开出的白色小花所迷惑,不知不觉摘了好些小花,在菜地里玩。母亲早有告诫,不能摘掉瓜果蔬菜的花,要不然就结不出果来。那天我确实昏了头,不仅摘了,而且摘的还是母亲十分珍爱的辣椒。果然不出所料,母亲不仅用犀利的眼神“折磨”我的精神,还用扫帚“磨砺”了我的屁股。一段时间里,她对我进菜园瞎逛这件事颇有戒心。

小小的我,在那片院子里不知道探索了多少遍,留下了多少足迹,收获了多少欢乐。而今,它确实是荒凉了。我们一家或为工作、或为学业都离开了它,独剩它守着曾经的过往。

前两年我回老家,帮母亲一起收拾东西,那片院子里杂草丛生,完全覆盖了我儿时在那里嬉戏的痕迹。承载我的大树老了,我不敢再爬上去。它老得只剩下枝干了,虽还未到深秋,身上却早已斑驳,再也不见树叶。但我想,它可能是记得我的,在支撑着等我回去,怕我在杂草里找不出它的位置。哎,我儿时最可靠的伙伴。我发现母亲也凭着记忆在院子里摸索、在菜地里探寻,找到的也不过是旧时的回忆。

是呀,还能期待十几年前的农村老院子剩下什么呢?不过是像不经意间跌进旧时光里,在杂草与荒芜间,抚摸在庭院度过的恬静生活片段,这些碎片悠悠地沉淀着,连成了那条再也回不去的乡路。



《老父》(国画) 程贤钧 作

> 市井

老贾不“假”

□ 田雪梅

老贾是我办公室里的一位同事。起初,大家都尊称他为贾老师,可不知不觉,大家都别有深意地唤他“老贾”。

每次他打电话,不管是打给老母亲,还是打给老婆或女儿,事儿说完后,他总无比自然地脱口而出:“妈,儿子爱你!”“老婆,爱你!”“女儿,爸爸爱你!”如此滚烫的言语,常令众人不由面面相觑,暗暗一缩脖子。那语气,听着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,暗地里便有人撇嘴:“爱字挂在嘴边,就像糖纸包着石子,假得厉害!”大家半开玩笑间,“老贾”便渐渐被私下唤作了“老假”。

那时我也在心底笑他:爱岂能如此轻飘飘挂在嘴上?若真心,自然该默默做出来才是。

有段时间,我女儿因长久伏案学习,时不时头疼,让我心焦如焚。一天下班后,我和贾老师同路,他忽然问我:“小田,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?怎么看你不开心啊?”我忧心忡忡,便将女儿头疼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他听后,若有所思:“我老婆当年坐月子落下了病根,腰、胯、颈椎经常疼,看了不少医生都没看好。有个医生建议经常做按摩。我搜了好多按摩视频,下了个3D人体解剖软件,边学边试着给她按摩,三年多了没断过,嘿,没想到,她的疼痛缓解了,人也精神多了!”说着他掏出手机,“视频我推给你,你试着给孩子按摩一下颈椎!”

正说着,他的手机震动起来。他看了一眼,笑着接通,屏幕上出现一位慈祥的银发老太太:“儿子,吃饭了没有?”他对着镜头:“妈,我回去就吃。”“儿子,我给你们做了浆水面,我想你们了,你们啥时候来呀?”老太太又问:“妈,我们也想您,我这就去接菲菲,去您那儿吃浆水面。”菲菲是他的爱人,他已五十岁了,如此宠溺的称呼,让人感觉他们像是热恋中的小情侣。

挂了电话,我忍不住问他:“你的家人都习惯这样说话吗?”

“呵呵,以前不是这样的,经历了些事儿才知道,爱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嘛。”他顿了顿,讲起另一件事。他女儿上高中时,可能因为压力太大,情绪无处宣泄,一度陷入了抑郁。一次情绪失控时,女儿哭喊着说自己是无人疼爱的弃儿。“当时我抱住她,一遍遍地安抚她‘爸爸爱你,妈妈爱你,我们都爱你’……女儿平静下来,我和爱人才开始反思,做父母的,总以为给儿女优渥的物质条件就是爱;做儿女的,觉得时不时买点东西去看看父母就是孝了。其实爱,是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,也需提供情绪价值。”

他感慨道:“我有一次不小心把‘晚安’误发给了老母亲,老母亲欢喜得像孩子一样,立马打来电话,连声说‘我的好儿子呀!’你看,一句简单的话,能让她高兴成那样。自那以后,我就把心里想表达的,直接说给家人听。”

尘世深情,本就有声亦无声。那天之后,我像重新认识了贾老师,也重新认识了“爱”字。“老假”,其实一点不假。不绝于口的“爱你”“想你”,并非虚浮的客套;它们是心泉自然涌出的清澈水流,以最朴素的言语,直抵亲人最深的期待。

言语是行动的翅膀,包裹着真心的温度,轻轻落在心坎上,让人感动。老贾不假,他让爱,既看得见,也听得到。